



▲栗頭蜂虎

蘭卡威賞鳥

郭志明

疫情前的上班日子每次看到鳥友到日本北海道拍丹頂鶴、白尾海雕、虎頭海雕或到大陸雲南百花嶺拍喜瑪拉雅高山雀鳥，或到馬來西亞拍熱帶雨林犀鳥都讓我羨慕不已，但長達2年多的疫情使得海外拍鳥心願遙遙無期。

2022年10月疫情緩解，日本、馬來西亞、泰國等國家為了拼經濟，逐步開放觀光。某日正好在衛武營散步賞鳥，巧遇彰銀退休的好友阿珠姐，突然問我要不要一起去馬來西亞拍鳥？二年前成立的六人拍鳥團目前已有五人參加，尚欠一人，因為六人團最經濟，比五人團費每人少美金200元。聽完欣喜若狂，但還得經老婆大人的首肯，下午回電。回家向老婆說明這次拍鳥團11天10夜，團費美金1,650元，包含馬來西亞的食住行，但桃園吉隆坡蘭卡威的往返飛機票自理。全程在無人島、公園、濕地、高山、國家森林公園，沒有觀光及購物行程，因地處郊區最好的旅館僅3星級或民宿。但要忍受長途拉車，早出

晚歸，蚊蟲叮咬，螞蝗吸血等諸多不便，老婆一聽不是一般的觀光旅行，便一口答應放牛吃草了。

六位鳥友終於成團，團長成立line群組，通知行前準備事項，申請新護照（需要一週）、防蚊液、雨鞋、雨衣、綠油精、感冒藥、胃腸藥、美金現鈔、馬國鳥類書籍等等，至於疫苗小黃卡不用帶，基本上馬來西亞不檢查，照相存檔以備萬一。委託旅行社購買桃園吉隆坡來回及吉隆坡蘭卡威單程機票，費用臺幣16,500元含旅行平安險，還算合理。一切準備就緒，過年前的週末下午，在衛武營香水餐廳舉行行前會議。主要說明長榮航空的寄送行李最高23公斤，個人兩件隨身行李包，不能超過7公斤，超載需多繳美金40元。另外建議長鏡頭及相機要放在相機袋隨身攜帶，腳架與雲台則拆開，用泡泡綿保護，置於行李箱寄送。至於裝有鋰電池的行動電源、照相機電池等要隨身攜帶。一切就緒就等2/13到來。

雖然長榮班機10點從桃園機場起飛，可以搭第一班高鐵由左營出發，接機場捷運應該7:30到達機場，但為了怕萬一交通出差錯，成員選擇提前一日夜宿機場附近的旅店。沒想到旅店房間狹小，只提供一張小雙人床，衛浴設備共用在房外，有如背包客的膠囊旅館，一晚要價不菲臺幣1,400元，但生意卻是很好。我和Wonder兩人睡一間，彼此為了怕鼾聲影響睡眠，均使用事前買的新式耳塞，不習慣的結果，一夜半睡半醒。

一早計程車接送機場臺幣380元一趟，順利到長榮櫃檯報到，check in 取得boarding pass，行李直接掛到蘭卡威。候機室面對窗明几淨的落地窗，長榮空中巴士廣體客機早已停在機坪。長達二年多的疫情，以為報復性出國旅遊，但機上大約只有六成乘客。10點準時起飛，坐在右邊靠窗的我，帶著興奮心情，鳥瞰寶島風光，沿著海岸線往南飛行，越飛越高，不一會兒陸地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藍天，時而白雲朵朵，時而耀眼的菌狀雲。我戴上耳機，看著前座電視，選了上映中的電影 惡棍特工。正當看得不亦樂乎，美麗專業的空服人員已經在徵詢午餐類別，點了魚及台啤，希望飯後睡個好覺。沒想到興奮又期待的心情，毫無睡意，繼續看第二部電影 墜 (The Fall)。直到機長廣播準備下降，才打開窗戶，馬來西亞的領土已在眼下，綠意盎然原始林夾雜著整齊的棕櫚樹林，馬國棕櫚油產量全球屬一屬二。經過四小時的飛行終於降落在人口400萬人的吉隆坡，有三個航站的機場腹地很大，詢問馬來航空櫃檯，是否需要換登機證，答案是先出關，再換國內登機證，搭機場捷運到第三航站候機。等機時順便拿出23年前在新加坡分行服務所留下的新幣100元兌換馬幣327元，同時聯絡鳥導阿貴，我們已經在吉隆坡候機，四點準時飛往蘭卡威。

蘭卡威位於馬來半島西北方的離島，人口約10萬多人，是個酒類免稅的觀光休閒度假中心，亦是喜歡在沙灘曬日光浴、海上潛水活動的歐美人士最愛。40分鐘後飛機開始下降，海上的無名小島一一浮現，碧海藍天下彷彿逢萊仙島，只是坐在靠東邊窗戶無法看到夕陽。降落後機場就像花蓮機場一樣，一眼看見遠處山丘環繞。阿貴穿著拖鞋在出境大廳熱情歡迎我們的到來。黃昏時分，島上天空有著普魯士的湛藍，晚餐在一家「武味王小食店」用餐，老闆娘是中年華人，操著潮州口音的閩南語，動作俐落，熱心招呼，點了6菜一湯，其中一道馬來風光「蝦醬炒空心菜」真是道地美味，吃得意猶未盡。晚上入住附有游泳池的三星級旅店，原本想夜間游泳，但隔天一早拍白尾海雕，加上一日舟車勞頓，躺在舒適冷氣房，不知不覺進入夢鄉。

清晨6點左右被窗外鳥聲吵起，打開落地窗門，站在陽台，天色幽暗，遠方加油站前的馬路車流漸多，明亮車燈形成一條長龍。賞鳥達人Wonder一聽鳥聲立即說出是有著紅眼睛的噪鵲，普遍的當地留鳥。雖然叫聲尖銳，擾人清夢，但也顯示熱帶雨林區是鳥類棲息天堂。不久東方漸白，太陽從遠山中的重重雲層初露光芒，一束金光撒落山谷，大地慢慢甦醒，景色令人驚艷。馬來式的自助早餐，現煎歐姆蛋、薄餅、沙拉配上香味十足的黑咖啡，簡單可口，餐後準備到附近的港口搭船出海。

寧靜港灣停泊著數艘高級遊艇，水波不興的倒影如明鏡一般。搭上9人座快艇，船上已有一身黝黑皮膚的馬來中年船長及阿貴年輕的兒子，準備一籃小魚及45公分左右的長嘴水針作餌。快艇慢慢加速，入眼的是一隻面向大海展翅高飛的巨大栗鳶雕像，勾起回憶20幾年前家族亦曾來此，記憶猶新，只是當年參加旅遊團觀光，如今是專門拍鳥。離開港口，遊艇加速疾駛，此時紅通通的太陽從遠處小島灑下金色陽光，映著起伏海面，星光閃閃，波光粼粼。中途遇見當地的交通船，我們揮手致意，阿貴說這是離島居民搭船來蘭卡威主島工作。約莫20分鐘，船速漸慢，滑入一片紅樹林海灣，阿貴叫我們睜大雙眼，尋找樹枝上的任何動靜，紅色的褐翅鸛嘴翡翠經常在此活動，正當大夥努力找鳥時，阿貴先聲奪人，指著右前方一隻褐翅鸛嘴翡翠站在樹枝上，鏡頭下紅色厚實尖嘴的翡翠，部分身形被樹葉遮住。阿貴吩咐船長熄火，慢慢滑過去，深恐翡翠飛離。果然不同角度褐翅翡翠無遮全都露，就像一顆瑰麗紅寶石被綠葉環繞，更顯獨特出眾。拍完，船續行，遠處一隻綠蓑鷺佇立岸邊木頭，兩眼注視海水，聚精會神尋找魚蝦，無視我們的到來。綠蓑鷺在台灣海邊也常出現，拍完即走，片刻未留。

不久一隻藍色白領翡翠匆匆沿著紅樹林低空飛過，在台灣牠算是稀有的過境鳥，去年飛來台南安平四草濕地，為了拍牠美麗身影，不知多少鳥友搭大型竹筏穿梭在出海口的紅樹林，尋找蹤跡，為的就是拍牠捕捉小螃蟹的畫面。阿貴說白領翡翠是此地留鳥，公園就有，不必急著拍。接著一隻高大威猛的白腹海雕站在樹頂，注視四周，玉樹臨風，王者風範，吸引我們目光，忍不住多拍幾張，但阿貴催促著說，待會的飛行版更精彩，讓你拍不完。幾分鐘後來到一處三座小島圍繞的平靜海灣，已經有一艘載著三位馬來人的小艇正在釣魚，阿貴大聲地用馬來語打招呼，釣魚並不會影響拍鳥。海灣中央建有長30公尺寬20公尺的木製平臺供拍鳥用，今日就只有我們來拍海雕。8：30風平浪靜，寂靜無聲，阿貴說無風時最難預測鳥飛行的路徑，有可能從四面八方而來，增加追焦拍攝的難度。先從逆光版練拍，相機要設定減光1.5~2.0，否則白腹海雕拍起來會過曝，前一梯次有兩位女鳥友相機沒有設定減光，拍栗鳶還好，拍到白色羽毛的海雕就曝光過度，即使事後使用後製軟體也無法補救。最好拍完後，立即檢視影像調



► 褐翅鸛嘴翡翠



▲ 綠蓑鷺

整設定。另外拍逆光版時，當猛禽飛離山的陰影，畫面突然由暗轉明，眼睛反應不及，飛行中的猛禽也會使相機容易脫焦，再追焦已來不及。我試拍幾張，覺得在陰影處因設定減光，畫面較暗，但離開陰影處又太亮，只能控制在陰影處拍攝。

之後，阿貴用無線對講機指示在離大約50公尺的陰影處放下小魚，約一分鐘後，幾隻栗鳶臨空盤旋，逐漸飛低，接近水面，雙爪彎曲驅前，縮翅伸直腳爪，抓起獵物，展翅飛離，晶瑩的水滴畫出一道圓弧，一氣呵成，令人驚艷。趕緊檢視畫面，覺得還可以，但看不出抓到魚，詢問阿貴才知道抓到的是雞皮，有點意外。因為蘭卡威觀光行程也會安排海上觀賞猛禽，有一次遊客丟吃剩的雞皮，栗鳶竟然來搶食，之後，業者利用雞皮取代小魚，方便又省錢。由於栗鳶數量來到十餘隻，一時手忙腳亂，顧此失彼，經驗十足的領隊提示只要留意放魚區四週的栗鳶，不必理會飛行中的栗鳶，不時要用眼看，才能了解栗鳶覓食的飛行路徑。幾分鐘後雞皮吃完了，群鳶飛離。阿貴看看風的方向，

指示船長在近10公尺處放下1條水針、3條小魚及雞皮。果然聽到白腹海雕尖銳的叫聲，海雕從半山腰的樹枝飛下來，空中盤旋一週，由平台背面滑行下來，阿貴提醒「屁股版」不用拍，只見體長90公分，展翅兩公尺的海雕用雙腳輕輕抓起水針，濺起一連串銀白水花，向半山腰飛去，腳爪下的水針在寬廣的身軀下顯得渺小。趕緊檢視畫面，真是難拍，飛翔時還好，抓魚的瞬間脫焦過曝，失敗收場，有點氣餒，趕緊調整相機。

阿貴又指示船長再往右前方5公尺放下魚餌，此時，山影下的天色出現淡綠的琉璃光色，非常漂亮。栗鳶再次集結，有時兩隻一起衝水，好似空中雙人芭蕾舞，懸空跳躍，煞是好看，有時一前一後，一左一右，眼花繚亂，只好固守魚點，來個守株待兔。此時聽到阿貴：「注意海雕從正面下來，趕快對焦，機會難得」，說時遲那時快，只見展開雙翅的白腹海雕正面俯衝，由展翅縮腳，貼近水面時縮翅伸腳下壓抓魚，瞬間猛拍雙翅，抓起水針掀起一串白色水花，留下圓弧形的水滴，瘦長的水針陽光下顯得耀眼醒目。海雕帶著勝利品飛回島上，停在半山腰樹上，享受美食。



▲ 栗鳶



▲ 白腹海雕

不久阿貴往右邊換第二個場景，鳥點也近到40公尺，而且側光比先前的逆光好拍，鏡頭下栗鳶的羽毛邊緣被陽光照得通紅，好比朝陽下的瑞士馬特洪峰。兩隻海雕同時空中盤旋嬉戲，雙腳勾在一起，一上一下，有如旋轉芭蕾，瞬間分離。阿貴說海雕利用高空纏腳遊戲來增加彼此互動，順便練習飛行技巧，纏勾腳畫面不是每次都拍得到。海面上聚集的栗鳶大約有50隻，海雕6隻，場面壯觀。正當忙著拍攝時，突然聽到人的驚嘆聲，原來一艘載著觀光客的遊艇出現右前方60公尺處，船員將雞皮拋向海面，引來栗鳶搶食，遊客不斷用手機近距離拍照。蘭卡威是海上活動的渡假勝地，再加上能近距離觀賞栗鳶，更吸引觀光客，難怪國人也喜歡來馬國旅遊。



▲黃腹花蜜鳥

▲白領翡翠



約莫10分鐘遊艇離去，鳥點再往右邊移30公尺，順光的場景更好拍。不知不覺中，我的256G記憶卡已經滿了，趕緊換另一張64G卡，心想怎麼這麼快就拍完，往後還有9天要拍，如何是好？但美景當前不管如何，先拍再說。或許猛禽吃飽了，空中盤旋的時間比衝水的時間多，順勢拍了一些藍天翱翔版。10：30船駛回港口，走上木棧道，沙灘上的礁岩有一隻羽毛暗黑的中型鷺鷥，岩鷺正在覓食，雙眼炯炯有神的注視我們，視乎有點警戒。岩鷺在台灣不易見到，只有在海邊礁岩偶爾出現。

中午在傳統市集吃了星洲炒米粉及炒粿條，配上一杯冰黑咖啡。飯後來顆新鮮椰子，軟軟白色椰仁及清涼的椰子水，非常消暑。阿貴說下一個鳥點在一處農場屋簷下，主角是體型小的黃腹花蜜鳥又稱橄欖背太陽鳥。車子離開主幹道轉入農場，來到一間農舍，四週都是果園，中午時分非常安靜。阿貴與主人用馬來語交談，皮膚黝黑的農場主人熱情的歡迎我們。屋簷下掛著一個褐黃色袋狀鳥巢，一隻母鳥看到我們走來，匆忙飛離。阿貴解釋鳥巢原本築在屋樑下，幾天前強風吹襲，鳥巢落地，主人懸空掛回原處，還好公母鳥並未棄巢，繼續育雛。選好位置，5分鐘後公鳥口啣昆蟲站在屋簷前端，注視週遭，見無異狀，飛進洞口前，振翅懸停，兩隻雛鳥探頭，張嘴鳴叫，爭先恐後，引頸期待公鳥餵食。黃腹公鳥的喉部與胸羽帶著藍色金屬光，配上吸花蜜的長長黑色彎嘴，造型特殊。不到一分鐘餵食完畢，公鳥飛離，趕緊檢視畫面，速度還要再加快500，快門達2500分之一秒。5分鐘後，樸素的母鳥出現，並未口咬獵物，攀在洞口張望洞內，阿貴說母鳥吸引雛鳥離巢，或許明後天就要離巢，能拍到太陽鳥育雛真

是幸運，可遇而不可求。兩輪過後，主人帶著兩個瓦斯桶走出屋外，太陽鳥似乎習以為常，不受影響。離開農場時大夥向主人道謝，主人報以微笑。

午後兩點來到一處公園，阿貴說野拍要使用加倍鏡長鏡頭，焦段越長越好。架好腳架背在肩膀，四處走走尋找白領翡翠的蹤跡，原以為來台灣迷鳥級的白領翡翠都在海邊紅樹林濕地活動，沒想到蘭卡威的白領翡翠竟然在陸地公園活動，眼尖的阿貴一下子就發現遠處有鳥的蹤跡，叫我們在原地等他的信號再走近。只見一對白領翡翠在高大的熱帶樹林嬉戲追逐，藍色的羽翅配上白色胸羽，長長的厚實嘴喙及不成比例的大眼睛，非常可愛吸睛。阿貴的手勢指引拍攝的位置，要拍有綠背景的畫面，否則扣分，有失他鳥導的專業能力。馬國四季如夏，在高大的雨豆樹下，微風迎面，很舒服很享受。公鳥口咬昆蟲向母鳥獻殷勤，母鳥接受，阿貴說有機會交配要留意拍照，但最終沒有出現交配畫面。

20分鐘後離開公園，前往一處花草扶疏的小公園，紅色九重葛怒放，綠葉紅花甚好看。幾隻蜂虎在吐露新芽的樹枝嬉戲，大夥保持10公尺距離，靜靜地拍攝，等鳥降低戒心時再慢慢靠近。陽光下栗頭蜂虎的羽毛鮮豔，藍色羽翅閃閃發亮，配上一頭栗色頭羽及尖尾很吸睛，不愧是熱帶雨林鮮豔的鳥類。栗喉蜂虎在金門屬於夏候鳥，每年四五月從菲律賓、中南半島來金門築巢生育，但屬不同品種是叉尾型的蜂虎。蜂虎似乎在配對，成雙成對追逐飛行，由於蜂虎是在空中追捕飛蟲覓食，飛行技術高超，輕巧靈活。只見一隻公鳥啣著一隻蜜蜂，要獻給母鳥，母鳥似乎在考驗公鳥，公鳥竟然沒有耐性吞下肚，母鳥只好悻悻然飛離。九重葛當背景，大夥

拍的不亦樂乎，4：30阿貴說時間緊迫要趕去拍雙角犀鳥。

20分鐘後車停在島的東側，山腳下的一處轉彎處，一條兩線道公路從山上蜿蜒下來，兩旁的擋土牆高約20公尺，山邊一棵高大樹幹上有個天然樹洞，僅留一個圓型小空隙，阿貴說這是雙角犀鳥的巢穴，二天前的黃昏還有鳥友拍到公鳥帶獵物來洞口餵洞內的母鳥與雛鳥。離大樹50公尺外的路旁，大夥一字排開耐心等候，靜待飛行版的機會來臨。幾隻馬來西亞短尾猴在擋土牆上徘徊，週遭靜悄悄沒有鳥聲，只有摩托車呼嘯而過，車上兩位穿著泳裝的白人遊客好奇的看著我們。30分鐘過後，鳥未現身，阿貴有點急，大夥願意等下去，因為雙角犀鳥非常珍貴，不易見到。

6點左右接近黃昏時分，西邊天空抹上數道濃淡彩霞，陽光還很耀眼，離夕陽西下還有40分鐘。此時一隻犀鳥突然從遠方飛近大樹，路線與阿貴預測的相反，驚鴻一瞥，鏡頭下是一隻白斑犀鳥不是雙角犀鳥，阿貴說後天到太平公園白斑犀鳥可以近拍，看來雙角犀鳥出現的機率越來越渺茫，大夥有點悵然若失。6：40天色漸暗，晚霞滿天，一輪火紅夕陽漸漸隱沒雲彩之中，只好收拾裝備，帶著些許遺憾回飯店。拍鳥就是隨緣，強求不來。來蘭卡威拍鳥的第一天，感覺新鮮刺激，尤其白腹海雕與栗鳶的衝水畫面，令人百拍不厭。拍了一整天，有點累，今晚應該好眠，期待明日的八色鸚能拍得更精彩。

小檔案



● 白腹海雕 *White-bellied Fish Eagle*

雌雄同型，虹膜褐色，嘴灰黑粗大，腳黑褐色。頭部、尾部、胸部和腹部呈白色，背部和翅膀均呈黑色或深灰色。飛行時，指叉6枚，白腹黑翅雙色，尾翼白色呈契型是巨型猛禽。雄性身長約為75公分，比雌性的85公分略小，翼展長約2米。

棲息於沿海地帶、河口、內陸的水域，以抓魚為食，也獵捕其他海洋小動物，叫聲嘹亮如雁。

● 栗鳶 *Haliastur indus*

身長：44~52公分

翼展：110~125公分

栗鳶又叫紅老鷹，為中型猛禽。尾羽圓形，與黑鳶的叉尾不同。成鳥頭頸及胸白色，具不明顯暗色細縱紋，背腹尾羽棕紅色，初級飛羽末端黑色，指叉6枚。在馬來西亞是很常見的猛禽，頗能適應人為干擾的環境，覓食魚蝦蟹及蛙類的腐肉，也吃昆蟲及爬行動物。

● 黃腹花蜜鳥 *Olive-backed Sunbird*

又稱橄欖背太陽鳥，身長約12公分，雌雄相異，虹膜深褐色，嘴黑長而下彎。雄鳥繁殖羽上體橄欖綠色及胸羽具有金屬光澤的藍紫色。下胸有緋紅及灰色胸帶，具橙黃色絲質羽的肩斑，腹脇至尾鮮黃色。雌鳥上體橄欖綠色，下體黃色，具淺黃色的眉紋。屬雜食性鳥類，以椰子和木瓜花的花蜜為食，同時也可以蜘蛛、螞蟻等昆蟲類為食。

● 褐翅鸛嘴翡翠 *Brown-winged Kingfisher*

身長35公分，是一種較大的翠鳥。頭部、頸部、下體橙色，但額頭中間的羽毛略暗，眼先暗橙色。肩、翅膀、尾部及上體深棕色，背部和尾羽鮮豔藍色，強而有力的暗紅色鳥喙非常醒目。虹膜深棕色，紅腳、爪尖黑色。

褐翅翡翠幾乎沿海岸線生活，出沒於紅樹林、泥灘、河口和海灣。有時會飛到內陸幾公里的河流沿岸，喜歡在低窪的泥地捕捉螃蟹，將蟹腳弄斷，只吃蟹身體。

● 白領翡翠 *Collared Kingfisher*

雌雄同型，身長23~25公分，背部為藍色或綠色，腹部為白色或淺黃色。頸部有白色環繞，因而得名。

習慣長時間靜止等待獵物，偏向攝食螃蟹和蝦子，當發現目標時，會俯衝下來抓住，然後帶回高處。如果是較大的獵物，會以樹枝撞擊制伏。難消化的食物，會以食糞吐出。





日本旅遊記

李映臻

這是春暖花開的季節，日本此時櫻花正盛開，很高興由兩個女兒籌劃，安排全家出國到日本自由行（二女兒及兒子先陪我們出發，大女兒一星期後再與我們會合），踏上旅途，品嚐一種慢慢來的味道，那味道應該就是「時間」。第一天啟程是到日本關東「成田機場」下飛機。當天晚餐後二女兒告訴我：明天帶你們去一個「做夢都會笑醒的地方」，想知道哪裡嗎？

隔天一早全家現身在東京迪士尼樂園，一眼望過去，真是一個歡樂的地方，老少咸宜的場所。全園景色彩繽紛，環境清新潔淨，即使人滿為患，各個區域仍未見髒亂的垃圾桶。每天都有花車嘉年華，

現場許多觀眾聚集，園區內清潔人員，便開始走動式服務遊客，真心佩服這種企業文化素質，工作人員的努力，令人嘆為觀止！

次日我們前往富士山，此次需要搭乘日本JR前往（瀏覽日本的公共交通系統往往是一項艱巨的任務），但因天候不佳無法看清楚山的樣貌。原本女兒也計劃來此滑雪，但是這個時間點雪已融化，只剩山頂可滑雪，可是當地教練覺得山頂不適合初學者，不建議前往，因此只好作罷。下回如要來此滑雪，出國時間點可能就要再提早些。

搭上日本新幹線前往奈良，我問二女兒到奈良需要多少時間，她回答說：「一瞬間就到了！」此時覺得時間就像日本新幹線列車，如此飛快奔馳，人跟時間賽跑，永遠都是輸家，那現在就跟著時間走，不要將時間錯過，每天給自己一個最棒的心情（其實從關東到關西，地鐵也搭了3個多小時，類似臺灣高鐵），好好享受這趟旅程。

位在關西的奈良公園，是一大塊開放式腹地，園區有許多梅花鹿，但是此季節看不到梅花鹿身上的梅花斑點。女兒說：「這個國家不只人民守規矩，（每次我們過馬路時，走在斑馬線上，不管是否有交通號誌，路上行駛的車輛一定都會停下，讓我們先行），就連這些鹿兒們都乖乖聽話在園區內。」真的！這種氛圍散播在整個島國。沿途我們進到此地的大寺廟「東大寺」，奈良時代創建，江戶時代再建的建築物，內含著深遠的歷史意義，寺廟裡木材雕刻佛像宏偉壯觀，印證了這個國家保留文化遺產的用心。期望同樣身為島國的臺灣，也能夠留下許多深具意義的古蹟，或具有歷史性的文物，讓世世代子孫了解自己國家的古文化。

時間繼續向前行，我們乘坐地鐵來到了大阪，這是個住商分開的城市，商店廣場熱鬧無比，車輛川流不息，但是住宅區域卻鴉雀無聲（難怪這裡的人講話都輕聲細語），馬路也通暢（在日本，百姓的交通工具，大多是腳踏車、公共運輸或計程車，自有房車需放置停車場，極少看到像臺灣都會區的摩托車），多好的一個環境。在這裡，車子都會等待行人過馬路，每條街道及兩旁人行道皆暢通無阻，不像臺灣有停放車子的狀況。這樣的國家，難怪觀光產業會如此之興盛。逍遙之處，未必是宜居之所，至少對我來說，日常生活消費真的比國內還高，而且還是地經常震動的國家。今日兒子因為工作關係自己先行回國，感謝他這幾天的陪伴，二女兒作陪關西機場送機，之後我們繼續下一個行程，接著要去體驗一下日本的鄉村生活。

少了都會區的喧嘩，車水馬龍的街道，在大阪的藤井寺，來來往往車輛少了許多，路上只有用腳踏車代步和稀少的行人，此景會讓人放慢腳步，放鬆心情。下榻住宿是個日式民宅，像在自己的家，可以自理三餐，房東是一對和藹可親的夫婦，這一夜我們是在日式榻榻米房間休息。晨起，庭中涼風徐徐吹，太陽緩緩升起，真讓人心曠神怡。上午外出造訪「日本佛法最初四天王寺」，是此地佛教勝地；夜幕低垂時，我們到位於大阪新梅田城的空中花園，飽覽整個大阪城夜景。隔日，大女兒從臺北搭機過來與我們會合，她還租車充當司機，陪我們繼續接下來的旅程。

車子一路開往茲賀縣，尋訪位於日本大型淡水湖「琵琶湖」，沿途山坡地，種滿整片櫻花樹，讓人目不暇給。順道先下車步行，到位於琵琶湖岸邊的「近江八番」，它在過去幾世紀裡，一直是一座繁華的商業小鎮，今日有不少遊客造訪，在這裡也品嚐到「近江牛肉」的美味。之後開了近一小時半的車程，到了這個屬於日本遺產，具有地域歷史魅力特色的淡水湖。放眼望去，是一片寧靜的湖光景色，湖面也有些許野雁戲水。像這種郊區風景，旅行業者比較少安排，這回少了搭乘交通工具的疲累，但開車的人真的比較辛苦，還好孩子年輕，體力比較能夠負荷。

接著行程，我們來到日本京都府南部的城市「京都」，為京都府府治。第一站是位於京都市東山區の清水寺，山號為音羽山，主要供奉千手觀音，這應該是都會區的大景點，所以寺內旅行團特別多。夜晚用餐後，趨車到位在京都「元離宮二條城」，這是江戶幕府初代將軍德川家康所修建，院內種滿櫻花樹，此時可以購票進入欣賞夜櫻，宮內夜櫻光雕秀藝術展，實屬京都市區的人氣觀光名勝 世界遺產二條城，能看到如此大的宮城，真的不虛此行。當晚下榻在大阪市郊「神戶市」，是我們旅遊最後一個城市，位於兵庫縣東南部的都市，為兵庫縣首府。其與大阪市、京都市並為京阪神都會區的核心市，為日本最早開放對外國通商的五個港之一，至今仍是日本相當繁榮的一個海港都市。走在站前的街道仍可看到一些歐式建築，現在大多成為販售高級用品專賣店，一家人又徒步到了充滿異情風味的北野異人館，這裡各式各樣的建築物（西洋建築物、日式建築物），已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傳統建築物，予以特別保護，不少遊客到此參觀。稍晚我們步行到神戶海港，是日本主要

國際貿易港之一，也是重要的觀光港口，與大阪港同樣被指定成超級中樞港灣。黃昏時刻在此吹拂著海風，觀看碧海藍天的景色，讓人身心舒暢，很多當地居民和各國遊客也在此休閒娛樂，吃飯購物。

這次的日本自由行，由於網際網路的發達，讓此次旅遊能夠得心應手，舉凡城市移動搭車、參訪文化古蹟、觀光景點，雖然有句話說：「路是人走出來的」，但如果沒有手機上的Google Map，還真是寸步難行，真是一機在手，打遍天下無敵手，不得不佩服這些設計程式的工作者及半導體開發公司。最後還是要感謝家裡的孩子們，抽空陪我們完成這趟旅行，真的蠻辛苦（城市移動時，行李都要自己攜帶一起搭車），長達兩星期的行程，旅途中還要忙著照顧我們。其實家就是凝聚力量的地方，相信他們未來，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，都能一路暢通無阻。因為這次的自由行程，是由兩個女兒一起規劃。日子決定後，舉凡訂機票、住宿、機場通關電子文件申請、查閱日本各地景點交通，行動中的言語溝通，讓我看到了他們的軟實力。最後搭乘日本時間112/04/10下午5：30班機回國，中午在神戶三宮車站前，搭乘關西國際機場專車，到機場搭機，結束這趟旅程，感謝老天爺讓我們這一路順利平安。





再婚 - 中

葉子魅

四、世子惹麻煩

不知道老夫人今早和誰嘔氣，在向她請安時，她突然冒出一句話：「為甚麼成親快一年了肚子還沒消息？」

我心中暗笑，我還是處子一個，能懷孕才是奇蹟呢！

她身後的嚴嬷嬷說：「老夫人，世子大部分時間都是睡在姨娘院子。」

老夫人不懷好意地說：「孫媳婦要檢討啊！留不住世子怪誰呢？別忘了，七出之一就是無子，到時世子要求休妻怎麼辦？」

我大大方方地看著老夫人說：「我拿出契約換二十萬兩銀子。孫媳婦是不介意被休的。」

老夫人臉色大變，她知道這場婚姻的代價，也許侯府現在拿得出二十萬兩銀子，可是捨得嗎？

侯夫人急忙拉住我對老夫人說：「都是媳婦沒教好世子，媳婦一定勸世子多上孫媳婦院子去。」

老夫人氣得根本不看我，甩甩手讓我們走了。

侯夫人說：「琳兒，世子對不起妳，老夫人也忘了初衷，別擔心老夫人的話，今後我多讓世子過去妳院子。」

我對侯夫人說：「娘，謝謝妳的關心；目前我在服喪，依本朝律，世子為京官，一百天內不得行房。」

沒想到今晚剛在我的房裡用過晚餐，世子醉醺醺地進來了。

他對我的丫鬟說：「全部滾出去！」

我的丫鬟們都沒動，我笑著對她們說：「二月，妳帶她們先退下，讓一月守著。」

世子嗤之以鼻，「甚麼一月、二月的，只有妳這種無趣的女人才會給奴僕取這種名字。」

我冷眼看著世子說：「有甚麼事快說，我要睡覺了。」

世子痞笑著說：「成親快一年，還沒有嘗過妳的味道，今晚特地來就是陪妳睡覺的。」

剛說完話，他就伸手過來拉我。我在前世為了寫網路相關小說，特地去學了防身術，我一個矮身，抓起他的臂膀就一個過肩摔。窗外傳來丫鬟們的笑聲。世子面子掛不住，爬起來再次伸手抓我，我再給他一個同樣的過肩摔。

世子躺在地上，看起來完全沒有醉意了，他爬起來不敢離我太近，問我：「不是妳要求祖母讓我來妳院子的嗎？」

本想飆髒話罵人，還是忍住了，只說：「我希罕嗎？是老夫人自己拿七出嚇我。」

他又笑著說：「也是，犯了七出之一，妳就要掃地出門了，好吧！我吃虧一點，今晚陪妳睡。」

「滾！」

世子憤怒地說：「給臉不要臉，老子今晚就偏要睡妳。」

我斜眼看著他，「我在服喪期間。世子要做這種罔顧人倫的事，不怕丟了工部的官？」

「那又怎樣？誰敢告我？」世子翻著白眼說。

世子向房外招手，「妳房裡有人，難道我就沒帶人來嗎？顧忠、顧孝，把你們的人帶進來。」

突然我房內湧進七、八個大漢，世子得意地說：「看到沒有？老子今晚勢在必得。」

窗外傳出一陣貓頭鷹的叫聲，這是一月他們準備好的暗號。

我對世子說：「我再說一次，我母喪不到一百天，你要強行侵犯我，你會後悔。」

世子哈哈大笑，「上！」

母親給我的暗衛都是武功高強的人，其中一月和三月的輕功更是高人一等。世子要打架，不等我開口，一月帶著幾人從窗口跳進來，赤手空拳不到二十分鐘，包括世子，全都打趴在地上。

我們剛打完，侯府裡的護衛擁著老夫人、侯爺及夫人等全都到院子了，老夫人看到世子鼻青臉腫，走路還一拐一拐的，傷心地大哭，要侯爺嚴懲我。

我冷冷地對老夫人說：「孫媳婦目前服喪，依本朝律，百日內不得行房。今晚世子強行要求孫媳婦行房，世子為京官，依律免職。我已請我的護衛通知我舅舅，明日早朝御史將具文彈劾世子。」

這一席重話剛說完，我的房內突然鴉雀無聲，老夫人張著嘴看著侯爺，侯爺嘆口氣說：「沒錯！本朝是有這個律令。琳兒，妳先讓妳舅舅撤回告訴，老夫和夫人與妳談談。」



侯爺命人陪老夫人回房，再將世子帶來的那些打手抬走，讓幾個丫鬟將我的房內整頓好，二月她們燒了一壺茶，我們三人就在我院子的正廳坐下來。

剛開始，我們誰也不想說話，侯爺拉不下臉求我，夫人則是拿著手帕擦眼淚。

最後侯爺開口道：「琳兒，妳看這事如何辦才好？」

夫人哭著說：「都是我的錯，我暗示世子少去姨娘的院子。」

我可憐這對父母，可是我也要為我自己謀一個好的未來，我站起來跪到侯爺及夫人面前。

夫人趕緊將我扶起來，「有甚麼話妳說，侯爺和我會為妳作主。」

我低聲說：「成親至今，我和世子尚未圓房。」

「啊？」他們二人同時驚呼。

我繼續說：「請世子寫份和離書給我，從此各走各路。」

侯爺問：「可是妳單身一人無依無靠，妳要回伯府嗎？」

我苦笑道：「母親過世後，父親擬再娶了一位親王的嫡女，加上伯府的眾多姨娘，恐怕那裡已經無我容身之地。」

夫人懊惱地說：「世子從小就被寵壞，現在侯爺和我打不得也罵不得。他這樣糟蹋妳這樣的姑娘，我真羞愧。」

侯爺說：「妳確定要和離嗎？還有沒有別的解決辦法？」

我堅決地說：「我也不想告世子，這樣對侯府聲譽不好。既然世子對我毫無感情也不想和我當長久夫妻，和離是最好的辦法了。」

夫人掉著淚說：「可是這樣對妳很不公平。」

我苦笑道：「娘，如果不是您的維護，今天我在侯府根本無法生存。讓我走吧！將來我是幸福還是痛苦都是我的選擇。」

當年父親以二十萬兩銀子賣掉我，如今我要和離，絕不可能找父親來談，說不定他又再賣我一次。我請三月去找舅舅，將我想要和離的事告知他，也讓他知道和離是過世的母親的心願。

果然舅舅與侯爺約好，在一個月後的沐休日，他來侯府和侯爺好好談一談。

五、和離風雲

「三姑娘，伯爺跟著舅爺來了。」六月急急忙忙地跑進我的閨房。

「他來也沒有用，我已請侯爺直接和舅舅談了。」

我知道父親為何要來，然而我透過舅舅開出的條件絕對勝過父親的條件；況且，我一個嫁出去的女兒，他有何資格幫我談？果然，當晚侯爺和夫人相偕來到我的院子。

「琳兒，伯爺今天也來了。」侯爺說。

我向侯爺及夫人行了禮，「侯府和伯府的契約在琳兒手上，只要拿到和離書，琳兒雙手奉上契約絕不食言，至於契約上的銀錢，琳兒分文不要。伯爺如何說我不在乎，契約在我手上，他沒資格談。」

當年的二十萬兩銀子是我姥姥家拿出來的，契約一直在我母親手上。契約保證我在侯府生活無虞一輩子；如果我被休了或和離，侯府要賠我家二十萬兩銀子。為了讓我順利離開侯府，母親將契約給了我，我再交給了舅舅。舅舅富有，又是二品大官，他贊成我以契約換自由。

侯夫人眼淚汪汪地說：「琳兒，妳真的要離開侯府嗎？」

侯府雖有權貴頭銜，公有田產也不少，可是卻缺現銀，偏偏老夫人疼愛的嫡長孫世子又是個花錢如流水的浪蕩子。侯爺事母極孝，也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獨子養廢了。

侯夫人性格內向，很少參加官夫人的社交活動，目前她唯一的嗜好大概就是來我的花園賞花吧？世子的侍妾們與她格調不同，毫無交集；如果不是她和侯爺十分相愛，說不定她也願意和我一起離開侯府呢！

我知道侯夫人捨不得我，可是我已浪費了一年關在這個籠子裡，我還有多少日子可過呢？

我堅決地點點頭，「我娘往生前給了我一個三進的房子，還有一個每個月有足夠收入的首飾鋪，我省著用可以活得自在。」

我站起來跪在淚流滿面的侯夫人面前說：「娘，對不起，媳婦不能盡孝了。」

舅舅和侯爺談了一個多月，我出孝那天，他們談出結論了。我只帶走當年的嫁妝，二十萬兩銀子契約換和離書，我陪嫁的丫鬟、小廝以及母親給我的五個護衛全都離開。

二十天後是遷居的黃道吉日，之前我先運走了書桌椅、博古架、大衣櫥等大型家具到清月湖畔的房子。那個渣世子趁我回伯府盡孝時，竟然帶著幾個侍妾睡到我的黃花梨木大床上，我回來後，將那個大床燒了，我搬到書房的美人榻去睡覺。

我數次去湖畔的房子，指導工人和奴僕如何整頓我的屋子與花園，至於我最愛的菜園子和毒草園，大部分我都移栽過去，八月建議我們在侯府院子裡留一些開漂亮花朵的毒草，萬一有人想接手我的院子，哼哼哼！

要離開的前一天每個人都來找我麻煩，我剛吃完早餐，我父親又來了。這次父親沒帶水姨娘，聽說水姨娘臉上的斑點一直留在臉上，父親現在很少去她院子了。



「三兒啊！為父幫妳找到這麼好的人家，妳竟然要和離。」

我差點笑出聲，二十天前他還興致勃勃地硬要跟著舅舅來想分一些銀子，如今來說風涼話。

「父親，那個男人和你一樣渣，我不願像母親一樣痛苦一輩子。」既然已無父女情，我的言語越來越苛薄。

我的父親不知何謂渣，不過聽到後面那句他也該猜到了。

父親有點生氣地說：「妳到底還是伯府的女兒，怎麼這樣說話的？」

轉眼他又笑著說：「妳娘清月湖的別院給妳啦？不知有沒有準備客房啊？以後有空我想和姨娘去那兒玩。」

我面無表情地說：「靜園曾是娘的別院，明天開始就是我住的房子，我的奴僕太多，沒有客房，也不喜歡別人隨意造訪。」

「以前教妳的孝道，都忘記啦？」父親不高興地說。

我冷笑道：「父慈子孝，父不慈，子如何孝？」

父親氣得站起來，「不請出家法，妳就如此忤逆長輩？」

「家法？」我也站了起來，「今天我還是侯府世子夫人，你要請哪一家的家法？」

父親整個臉脹紅，大概快要中風了吧？

我再替我娘說一段話：「我娘以你為天，甚麼都聽你的，帶來的嫁妝都被你的小妾們花光了，她生病時，你根本不理會，還是舅舅請的太醫來治的，你算是甚麼東西？二十萬兩銀子是我娘請姥姥拿出來的，我高興送給侯府，你管得著嗎？」

這時一月和三月都進屋了，他們站在父親和我中間，一邊勸父親：「伯爺，世子夫人明天要早起，您先回府休息吧？」

給了父親台階他還賴在那裡，我就再加幾句：「大街的首飾鋪給你九折優待，不賒欠！靜園是家宅，不歡迎你來。」

一月和三月推父親出去時，他的嘴裡還在罵著，誰怕呀？

二月端來一杯涼茶給我，「那麼大火氣，喝點涼茶消消火。」

四月笑嘻嘻地走進來說：「剛剛世子帶了可姨娘和護院，好像是要來向姑娘示威。結果三姑娘罵伯爺罵得正痛快，他在屋外聽了之後，悄悄地帶人走了。」

四月說完，全屋子的奴僕都笑了，網路大神終於將寫作的精神拿出來了。然而這最後一晚，鐵定不寧靜。

六月從屋外靜靜地走來，「老夫人來了。」

這個老太婆折騰了我一年多，臨走還要再來一次下馬威嗎？我帶著眾丫鬟站在正廳中央，老夫人帶來一堆丫鬟、嬖嬖，後面還跟著幾個虎背熊腰的壯漢，好像是來挑釁的。

「見過老夫人。」我還是畢恭畢敬地向她行禮。

「嗯。」從鼻子發出一點兒聲音，真是好大的派頭。

老夫人一進來就坐到主位上，我從二月手上接過茶杯，雙手遞給了老夫人，「老夫人，對不起，冰裂紋的官窯杯子已裝箱，這普通的杯子是侯府的，您將就一點兒。」

說完，我就在她下首坐下來。

老夫人不悅地說：「我說了妳可以坐下嗎？」

我微笑著說：「老夫人，您明天就看不到孫媳婦了，心裡很高興吧？」

老夫人聽了更生氣了，她向嚴嬤嬤使了一個眼色，嚴嬤嬤說：「世子夫人的家教怎麼如此差呢？和老人家說話沒大沒小的。」

我一拍桌子，「妳一個奴婢算是甚麼東西？雖然我已和世子和離，可是今天晚上仍然還是夫人，竟然對夫人以那種態度說話。來人，將嚴嬤嬤拉下去打十大板。」

嚴嬤嬤嚇得連忙跪下來說：「夫人，請饒命，奴婢下次不敢了。」

「哼，起來吧！妳是老夫人面前的得力人手，我就不追究了。」

老夫人一張鐵青的臉看著我說：「既知今晚還是世子夫人，妳就該謹守侯府的規矩，伯府沒教妳『女誠』嗎？」

我笑著說：「別提『女誠』了，上回小姑想讓孫媳婦背一段商人的『女誠』，孫媳婦請她先背一段權貴家的『女誠』，大家比較比較，說不定相同呢！沒想到小姑嚇哭了。」

我的回話隨興得很，顧左右而言他，偏偏不直接回答老夫人。

老夫人氣得嘴唇都在顫抖，「有本事妳離開侯府後，就不要回來討飯，我侯府絕對會見死不救。」

我冷笑說：「老夫人，那張值二十萬兩銀子的契約還在我手裡哪！我看就不要給侯府了吧？免得以後我來侯府連杯茶都喝不到。還有，我想起來了，御史大夫告世子的案子還沒撤件呢！」

老夫人拿手指著我，「妳，妳、妳。」

「娘，您怎麼在這兒？」我看向房門口，侯爺及夫人來了。

老夫人似乎想告我的狀，我狀若不經意地說：「爹，那張契約我還沒給您呢！」

老夫人到底不敢和銀子過不去，灰頭土臉地離開了。

侯爺拿出和離書，「剛剛那個逆子來了，可是不敢進屋。這是他寫的和離書，妳收起來吧！」

我也拿出那張契約說：「爹，這張契約我蓋手印了，您也收起來吧！」

兩位老人家在侯夫人的哭聲中越走越遠。



六、和離首日

和離的第一晚，我在靜園睡了一個甜甜的覺，只有以前當大學生時，才能像這樣甜甜的睡。我伸了一個懶腰，好久沒睡到自然醒了。

「三姑娘，早。」二月帶著四月和六月進屋。

我問她們：「不用去老夫人那裡罰站立規矩，我們今天去逛街吧？」

二月笑著說：「三姑娘，我們靜園很大，光一月他們五個是不夠保護我們的，今天我們去市場買一些護院、花匠和各種粗使婦人回來。」

我看著二月說：「我們才幾個人，需要買很多人嗎？」

二月說：「以前我們在侯府的菜園子和花園不大，這些精細活都是八月帶幾個小丫頭負責，靜園這麼大，至少要雇五、六個花匠才夠用；另外以前這裡的管事和嬪嬪都該升起來了，給他們每人幾個人打下手。三姑娘，妳吃飯要廚師、穿衣要裁縫，妳說需不需要很多人？」

我皺著眉說：「我們銀子不多，花完了怎麼辦？」

二月提醒我：「所以妳現在要開始記帳，學習管家。光靠首飾鋪的收入是不夠開銷的，所以我們的菜園子要加大，再種些果樹、竹林，還要養些雞鴨鵝甚麼的。」

我低聲說：「二月，妳先關好房門，讓四月和六月一起來，我們計算一下手上到底有多少銀子。」

不數不知道，數了才知道我挺富有的。除了當年陪嫁的藥材、綢緞可以使用以節省開銷外，還有一些骨董、玉器、首飾等值錢物品，需要時可變賣。娘往生前給我的首飾，還有一萬兩銀票，都是可以生活很久的。我翻出侯夫人給我的荷包，天哪！是十萬兩銀票，剛好是那紙契約的半價。

「三姑娘，人牙婆子帶了幾個五、六歲的小丫頭來，妳要不要看看？」老管家呂方在屋外敲著門。

我回他：「先帶到花廳，我待會兒過去。四月，妳和六月先去瞧瞧，幫我挑幾個和妳們一樣伶俐的。」

二月幫我洗漱後，梳了男子的髮髻，並穿上男子的長袍，看完那些新來的小女孩，我們就可以上街了。

我到了花廳，四月低聲說：「這六個都不錯，全部買下來吧？」

我點點頭對二月說：「這幾個女孩先讓鄭嬪嬪粗略訓練一下後，分別給幾個資深的丫鬟帶著。」

這時代的窮女孩真可憐，不過五兩銀子就可買下她的一生，而五兩銀子最多也只能讓貧窮的四口之家過二、三年。

我們住屋靠進南大門，買賣奴僕的地方在西大門外，我們乘馬車大約半小時到。我的五個暗衛都來了，我允許他們各挑一個適合的年輕人帶回去訓練；呂管家則帶了廚房的陶嬪嬪一起來挑粗使婦人與廚房幫手。

他們在挑時，我則忙著買這個時代特有的零食及水果。另外，我買了一些好一點兒的筆墨紙硯，準備開始我的寫作生涯。未婚前在伯府的生活平淡無奇，婚後則被限制在侯府那個金鳥籠裡。今天是我來到這個時代，第一次自由自在地逛街。

我看到一間豪華氣派的酒樓，將所有家僕都叫過來，大夥兒上二樓一起去好好吃一頓。一月他們走進來時，後面跟著十個身強力壯的年輕人。

「三公子，這十位原來在北方軍隊當差，因為長官指揮失當，丟失了一個邊城，最後甚至投降了蠻子。他們這一批人逃回來後，兵部把責任推到他們身上，將他們賣身為奴隸，其實他們都是國家的好兒郎。所以我想徵求您的同意，是不是將他們通通留下？」

我的房子四周沒甚麼鄰居，離城門有些距離，如果真有盜匪來襲，確實需要多些幫手。

我指著旁邊的桌子，「那就請他們坐下吃一頓吧？」

接著呂總管和陶嬈嬈也帶著他們相中的婦人來了，從十五、六歲到四十多歲都有，還好我訂了四桌，大家都有位子坐。我看那些軍爺雖然蓬頭垢面、穿著破舊，可是坐在桌旁背挺得直直的，眼睛也不亂瞟；倒是那些十幾歲的女孩子眼睛看著菜，口水都快掉下來了，顯然餓了很久了。

看到這四十幾個人，如果再加上家裡沒來的十幾個人，以後我如何管理這些人啊？我手上的銀子能支持多久啊？就算我開始寫小說，這裡沒有網路，如何推展呢？

「三公子，你看樓梯口有位小公子一直往我們這兒看，好像很餓的樣子。」六月輕輕地對我說。

我轉頭瞄了一眼說：「那不是小公子，和我一樣是女的。」

看到幾個丫鬟驚訝地看著她，那個女孩不好意思走了過來，低聲對我說：「這位公子，我在等我兄長，可是他遲到了。我看你們還有空位，可以和你們坐在一起吃嗎？」

我看看她，笑了笑沒說話。她急著說：「我是小蝶，我兄長有錢，他會替我付的。」

二月站起來拉過她坐下來說：「小蝶，誰沒碰過困難呢？坐下吃吧！我們姑娘不介意的。」

小蝶吃驚地說：「這位公子也是姑娘？」

我們這一桌知情人都哈哈大笑，再怎麼裝扮，男女還是有別的。

我看向軍爺那桌，他們吃得也挺快的，顯然都餓了很久了。我想這樣大吃大喝的光景，也就這麼一次吧？就算我在這個時代寫的小說賣錢，要養活一大家子人也真不容易。

吃得滿嘴油膩的小蝶突然喊道：「我三兄來了！」

我轉頭看著樓梯上剛走上來的年輕人，大約二十三、四歲，穿著繡有雲彩暗紋的天青色長袍，走起路來像個痞子；可是一抬頭看到小蝶，他的目光頓時銳利冷冽。

二樓的跑堂走到他前面說：「陽郡王，您的雅間準備好了。」

陽郡王點點頭，看到我們這桌向他招手的妹妹，不理會跑堂走到我們這桌來。

「小蝶，妳怎麼在這兒坐下吃起來了？」

小蝶站到兄長旁邊，勾著他臂膀說：「我等你好久，都快餓死了，還好這位姑娘請我過來和他們共餐。」

陽郡王看著我說：「姑娘？」

本想裝沒看到，既然被點名了，只好站了起來敷衍地行了禮，「郡王安好，今天帶家人來此用餐；沒想到這位姑娘獨自一人在酒樓，所以請她一塊兒吃點。」

小蝶感激地對我笑笑，因為明明是她自己來蹭飯的，我說成我們邀請的，給她一點面子。

陽郡王也向我們點個頭說：「謝謝姑娘！今天貴府這一頓由我請。」

我連忙說：「不必客氣，以後有機會再說吧！」

陽郡王露出一個詭異的、不屑的笑容，他轉過身帶著小蝶往他的雅間走，一邊說：「這時代有很多騙子，妳一個郡主隨便就答應別人的邀請，不怕他們有企圖嗎？」

我氣呼呼地對陽郡王說：「我聽到了！流氓！」

陽郡王沒有回頭，聳了聳肩後，伸出右手比了一個中指。

這惡棍！我剛坐下又站起來想罵人，二月把我強力壓在位子上說：「三公子，那是郡王，我們惹不起。」

這時某個侍衛走近陽郡王說了甚麼，陽郡王回頭看了我一眼，我對他也比了一個中指。他愣住了，看啥？沒見過姑娘比中指嗎？

七、葛嬤嬤來了

帶了一大堆奴僕回家，還好有一月、二月和呂總管等人的安排，很快這些人都分到宿舍以及以後的職責。在伯府時，母親曾教導二姊如何理家、如何看帳本，以及如何分月例給姨娘、小廝和丫鬟們；可是對於我這個么女，卻甚麼都沒教。在侯府時，我根本無權管理，反正就是十指不沾陽春水。

「三姑娘，妳猜誰來了？」六月走進我的書房。

二月正在幫我磨墨，「六月，除非是好消息；姑娘正在寫文章，妳別打攪她。」

六月笑著說：「以前伯府的葛嬤嬤來了，算不算好消息？」

我丟下毛筆，急問六月：「葛嬤嬤來啦？在哪裡？」

四月的聲音傳來，「來啦！來啦！這不是葛嬤嬤來了嗎？」

我立刻撲到葛嬤嬤的懷裡哭起來，看到她就想起了母親，沒有她們二人，就沒有今天自由的我。

六月從外走了進來說：「三姑娘，陽郡王派家人帶了拜帖想拜訪妳。」

「沒空！」我立刻回絕。

二月勸我：「三姑娘，這已經是妳第六次拒絕陽郡王了。」

我冷笑了兩聲，「在酒樓不問青紅皂白冤枉我，我才不理他呢！」

二月說：「也許小蝶告訴了他事實，他想向妳道歉吧？」

葛嬤嬤也勸我：「妳只是伯府的嫡女、侯府的下堂妻，我們惹不起郡王的，再說他父親就是寶親王，皇上的親兄弟呀！」

「不見！」我嚴厲地拒絕，「葛嬤嬤來了，二月，請廚房晚上治一桌好菜，開一罈水果酒，我們大家敘敘舊吧？」

我們這個家就缺少個可以綜理所有大小事務的人，鄭嬤嬤只能幫忙訓練丫鬟。葛嬤嬤離開伯府不想回姪子家接受奉養，想來我府裡幫忙，我是求之不得。從此以後，葛嬤嬤成為我們的超級大總管，我可輕鬆了。至於陽郡王的拜訪，我早就拋在腦後了。

「噹！噹！噹！」夜晚靜園的警鐘響起，二月衝到我床旁。

「三姑娘，別怕，這是有賊人闖進我們靜園了。」

我低聲問：「靜園有沒有危險啊？一月他們安排的人手夠用嗎？還需不需要再買些護院？」

二月笑著說：「三姑娘，別急啊！看看今晚他們處理得如何再說好嗎？」

沒多久，四月來回報：「一月說來了不少黑衣賊人，看樣子都是高手，不過被我們打傷了幾個後，全部都逃了。現在靜園所有護院，正依照一月的吩咐，全面檢查。」

我拍拍二月的手說：「好啦，沒事啦，回去睡覺吧？」

二月再次檢查我的窗戶後，才回到我房外的小床睡下。我被折騰了一個多小時，已經了無睡意，正想起床多點幾支蠟燭以繼續寫我的文章時，聽到我的格子窗戶上有東西在敲著，難道是啄木鳥？我自己嘲笑了一番，晚上哪來的啄木鳥？

我走到窗戶邊，拉開厚重的布簾，窗紙上印著一個人影。我嚇了一跳，正要大聲呼喊二月時，窗外傳來一個男聲：「梅姑娘，我是陽郡王朱恆宇。」

我猛然推開窗戶，差點打到他鼻子。他穿著全黑的緊身衣，全身看不到贅肉，身材倒是不錯。唉呀！我花癡啊！這個時間竟然想到那裡。

窗外比較低，我站在房內居高臨下看著他，「不讓你登門拜訪，竟然學盜賊強行進入靜園啊？」

陽郡王弓著腰在窗外跳上跳下，一邊哀求：「外面快凍死了，讓我進屋好嗎？」

「當然不好！」我瞪他一眼，「明天讓你從大門進來。」

我立刻關上窗戶，心裡想著，明天要讓一月再重新規劃一次靜園的巡邏。陽郡王找了幾個武功高強的人聲東擊西，雖然傷了他們幾人，還是讓陽郡王混進來了。再發生一次，我的面子都丟光了。

翌日一大早，我還在梳妝，六月來報告，門房接到陽郡王的拜帖，親自來拜訪三姑娘。

「讓他在正廳等著，沏一壺雨前龍井給他喝；等我吃完早餐再過去。」

葛嬈嬈說：「三姑娘，這樣不好吧？妳將一個郡王晾在廳裡，等妳吃完飯，至少喝完五杯茶了。」

我一臉無辜地說：「我如果沒吃早餐，脾氣就不太好，待會兒和郡王吵起架來不好吧？」

葛嬈嬈無奈地看著二月，二月說：「姑娘梳個墮馬髻吧？」

「不！蜈蚣辮就可以了。」

自從恢復未婚身分後，除了男裝打扮外，我大都梳著蜈蚣辮。經過我的教導後，我的貼身丫鬟都會梳這種現代髮型了。



六月又悄悄地走進來說：「三姑娘，陽郡王說他也沒吃早餐，可以和妳一起吃嗎？」

我瞪著大眼對葛嬈嬈說：「這是甚麼家教啊？自己府裡有飯不吃，跑來我家蹭飯吃？」

葛嬈嬈笑著說：「三姑娘，我們家吃飯不差一個人，我去請廚房多準備幾樣小菜。」說完，葛嬈嬈就急著去廚房了。

我面無表情地來到飯廳，不管怎麼說，他是郡王，我還是得行禮，我敷衍地膝蓋彎一下，就坐到飯桌旁了，再對他歪了一下頭，指示他坐下。

陽郡王當日在酒樓的踐樣子沒有了，畢恭畢敬地坐下來。

我不懷好意地說：「你們寶親王府沒飯吃啊？特地起早到我們靜園蹭飯吃？」

陽郡王並沒像我預期那樣羞紅了臉不好意思，反而說：「這個月我的飯菜被下毒六次，我喝的茶放了巴豆，還有人在我的床上放了一條毒蛇。綜合以上原因，我可以在妳這裡蹭頓飯吃嗎？」

雖然他貴為郡王，可是好像日子比我還難過。我無話可說，雙手舉著杯子說：「以茶代酒，乾了吧！」

他笑了笑說：「妳和我認識的貴女們不一樣。」

我自嘲地說：「當然不一樣，雖然我還不到十七歲，可是已經是安靖侯府世子的下堂妻了。」

陽郡王鄙視地說：「那個紈褲子弟、敗家子。妳為何會嫁他？」

我苦笑著說：「侯府世子的老闆在工部汙了錢，皇帝要他們吐出來，他被指定拿出二十萬兩銀子。侯府暫時拿不出，打主意到我母親身上，說服了祖母和父親，簽了二十萬兩銀子的契約，就把我賣過去了。」

陽郡王小心地問：「妳願意告訴我妳是如何自這場婚姻中脫離的嗎？」

陽郡王的用詞很奇怪，在這個時代好像沒聽過這樣的話；不過，我不在乎這個家醜外揚。

「成親後，世子從未碰我，偏偏我為母親服孝百日內，他竟然想睡我。我抓住這個把柄，強迫他們拿出和離書，不然我就請御史大夫告他罔顧人倫，按律免職。哈哈！你該看那個欺負我一年的老夫人，臉色蒼白、搖搖欲墜。」

我有點得意忘形地說：「說實話，侯爺和夫人對我真好，出了這種事，別人可能已經殺人滅口了，可是他們逼世子寫了和離書，讓我自由。我也很阿莎力，那張二十萬兩銀子的契約直接就還給侯爺；只不過我離開那天，夫人又給了我十萬兩銀票。如果不是這樣，我怎麼養活這一家子人，我又不是學經濟的。」

剛說完話，陽郡王直直地看著我，我想了想，沒說侯府甚麼壞話吧？

我問他：「你怎麼啦？」

陽郡王對正廳裡所有奴僕說：「你們都退下。」

「欸！欸！欸！」我敲敲他的手，「這是我家耶，你擺甚麼派頭？」

陽郡王轉手抓住我，低聲說：「我和妳都不是這個時代的人，不要讓他們知道。」

啊？我戰戰兢兢地過了好幾年，哪裡露餡了？

～待續～

武陵賞櫻記

鄭洋一

連假期間，氣淑風和，老友相約，武陵賞櫻，尋幽訪勝，但見蜿蜒車馬乘千客，堪比飛龍昇九天。人山花海，摩肩擦踵，香氣撲鼻，歡樂無比，特賦詩誌之。

武陵攬勝入深山 道路蜿蜒峭壁間
野曠春回紅遍地 杉高蔽日裊雲煙
如織遊客穿梭過 櫻浪滿開賽錦妍
鳥語花香添盛景 旅人陶醉讚聲喧

風城客撰于武陵農場
西元2023年2月28日

退休廿年後

吾鴻銘

餘歲殘生勤書法

蒼白絲髮映黑字

筆輕手重肯心修

暖火展墨不見笑